



伊坂幸太郎

摩登时代

モダン
エ
ン
タ
イ
ム

〔日〕伊坂幸太郎 著
田肖霞 译

摩登时代



伊坂幸太郎文集卷之三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登时代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 田肖霞译. -- 2
版.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7.4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8758-6

I. ①摩… II. ①伊…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258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109

Modern Times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11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摩登时代

〔日〕伊坂幸太郎 著

田肖霞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王 雪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89千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758-6

定 价 49.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我忘在爸妈家了。忘了什么？勇气。

小学三年级体育课学游泳的时候，我在水边啪唧啪唧地玩耍，怎么也不肯放开打水板，指导老师釜石冲我嚷：“勇气，拿出勇气来！”他实在太唠叨，所以我自暴自弃地对他讲了这句话。脱口而出的不是“家里”，而是“爸妈家”，那是由于我妈当时常对我爸声称：“我要回爸妈家。”

“你是白痴吗？勇气可不是会忘带的玩意儿。”釜石把我拽上泳池边。

我心想我知道，却没说出口。因为如果开口回答，釜石会狠狠地揍我。不过细想一下，我已经回答了，所以终究挨了揍。我倒在泳池边，地面硬邦邦的，好痛。

“你有没有勇气？”过了近二十年，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面对已经成为公司职员、二十九岁的我，问道。

这个陌生男人出现在我的公寓里。

“在爸妈家。”我说到一半住了口，因为回忆起泳池边的疼痛。口出狂言会挨揍，我刚这么想，就挨了一下，身体连同椅子晃了晃。我

被绳子之类的东西固定在椅子上。

“慢着，你等一下。”

事出突然，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确定无疑的是，这里是我的公寓，即这里是我家。至于时间，我离开公司是凌晨一点，然后直接回家，那么就是一点半左右。我打开玄关锁，穿过走廊往起居室走。我不想吵醒应该正在卧室睡觉的佳代子。就结果来看，她并没有睡在那里，总之我原本想避免吵醒她。因为一旦吵醒她，她会发火，而发火的老婆恐怖如恶鬼。当时，我正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

刚打开灯，就有人从身后将我双手反剪，向我侧腹猛击一拳。我顿时力量尽失，双膝一软，跪在地板上。

我能做的唯有呻吟。努力抬起头，想辨认打我的人，脸上又挨了一下。

等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捆在餐厅的椅子上，胳膊朝下，紧贴身体。有人摇晃我的上半身。

“喂，醒醒。”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说。

男人个子高挑，肩膀很宽，像个练家子。他穿着带刺绣的黑色夹克和棉质裤子，戴皮手套，表情莫测。说是莫测，其实是因为他唇边被胡须覆盖，鼻上架了一副有色眼镜，无法把握他的全貌。此人透出几分稚气，说不定其实很年轻。

通向卧室的门开着，我往里看，只见床上的被子完全被掀了起来，显然没人。老婆不在。

原来如此。我渐渐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想起来，四年前，我二十五岁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那时我也过着深夜零点过后仍在加班的日子。回租住公寓的路上，突然被几个陌生男人围住。

“你有没有勇气？”胡须男站在被绑的我面前，重复问道，“你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吗？知道你会有多惨吗？你

有没有勇气？”

大概是习惯了使用暴力，他没有兴奋之态，倒显出执行任务般的冷静。

“没有。”我立即回答。我本想反唇相讥，是哪种勇气嘛。可我甚至没勇气讲这句话。

“我想你也没有。”

“我害怕。更主要的是，你弄错了。”我已经确信他比我年轻，但语气仍尽量恭敬。

“弄错了？弄错什么？”

“有人让你整我，有人雇了你。对吧？”

他没有回答。屋里一片寂静，唯有厨房的冰箱传出马达的低鸣，摇撼着地板。

“可你根本没理由整我。弄错了。我是冤枉的。”话音刚落，我脑袋一震，视线一片模糊，感觉眼珠好像飞到一边去了。

挨打了。我看不到他的动作。他像女芭蕾舞那样旋转身体，用拳背朝我打来。Backhand blow，所谓的反手打击。每当在格斗比赛中目睹这项多用于出其不意的技巧，我总会抱有疑问：“那样的打法有效吗？”如今这个疑问彻底消失。相当有效。

“每个人都会这样装傻。装傻就要遭罪。要等吃过苦头，才会放弃装傻。”

电话响了，传来《君之代》^①的旋律。是我身上西装口袋里的手机来电。

“为什么？”面前这男人的神色第一次出现变化，“为什么是《君之代》？”

“我喜欢。”

^①日本国歌。

准确说来，设成这个铃声的契机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占卜邮件。“最好换个手机铃声，绝对。”但我选择《君之代》并没有特殊的理由。到昨天为止，我的手机铃声一直是美国国歌《星条旗》。也许是受到一个女孩的影响。她是外派到我们公司的系统工程师，比我小两岁。她问我：“为什么要用美利坚合众国……”我没法回答。她又说：“《君之代》更可爱嘛。《星条旗》感觉像个肌肉男，太man了。”有件不相干的事：她总是说，今后将不是肌肉男的时代，而是文艺青年的时代。但她用作电脑壁纸的照片上的男友不管怎么看都不是文艺青年，而是肌肉男，所以她大概是缺少什么就想要什么。

“难道不可爱吗？《君之代》。”我试着说道。胡须男无动于衷，伸手探进我的西装口袋，拽出亮着灯、不断播放《君之代》的手机。他把手机凑到面前查看来电号码，不知是他眼神不好，还是因为戴了有色眼镜。

“这是谁打来的？”他把手机往我面前一举。

我看向显示的名字——大石仓之助。

“是同事。从公司打来的。”

“叫大石仓之助的，是《忠臣藏》的那个？”^①胡须男露出惊讶的神情。

“该说是同名同姓吧，不过写成汉字不太一样。”

进公司刚满一年的大石仓之助每当喝醉就发牢骚，说自己有名无实真够呛。“我又不是那样的能人，能召集赤穗浪士报仇雪恨。”据说，当他按照俗称“征兵制”的青年训练制度入伍的时候，也被人仅根据名字就做了判断：“既然是这么个名字，肯定是名极有胆识的出色男子。”于是他被分派了最为严酷的演习。我经常劝他：“你没必要报仇，

^①《忠臣藏》是日本著名的复仇故事。赤穗浪士四十七人为旧主报仇，后切腹自杀。四十七人的头领名叫大石内藏助，与大石仓之助在日语中发音相同。

而且你是个认真又严谨的优秀程序员嘛。”事实上，这也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大石仓之助还在加班。他在为明天早上必须弄完的程序做最后确认。正因为认真又严谨，他工作迟缓，算是美玉微瑕。

“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男人看向墙上的钟，语调带着几分诧异。

“我想他是有什么问题吧。可以让我接电话吗？”我完全是低三下四地恳求。大石仓之助大概相当犯愁，才会在这样的深夜打来电话吧。

男人按下通话键，把电话抵在我的左耳。

“啊，渡边？你醒着吗？”大石仓之助高亢的嗓音扑进我的耳朵，“真不好意思。”

“我刚到家。怎么了？”

“不是有个测试用的网络服务器嘛，黑的那台。刚才突然砰地响了一声，然后不转了。”大石已经快哭了。

“这样啊。”我答道。服务器一旦发生故障，就无法工作。损失很大。但这并非值得为之垂头丧气陷入悲哀的惨事。“服务器内侧写有厂商技术支持的电话号码，你马上打个电话看看，应该会有技术人员上门。”

“这个时间也会来吗？”

“就是为这种事签的合同，没事。只是不好意思，大石你还得多留一会儿。”

“哦，那没什么。可我的测试——”

“做不到的事也没有办法。只能明早先让相关人员用着，告诉他们程序还不完备。”

“这样没问题吗？”认真又严谨的大石仓之助在烦恼的时候也认真又严谨。

“你别气馁。又不是在家被危险的男人绑住手脚拷问。”

“你这是什么比喻？”大石仓之助明显一惊。

男人挂了电话。“你不错嘛，连大石仓之助都仰仗你。”

“我算是那个项目的头儿。”我低下头。

“希望你明天能和科长商量这事。”

“希望能。”

“祝你们平安无事。”男人换上冷冷的语气，掀起夹克，拽一下棉质长裤。他腰间垂着一个东西，明显只能是手枪，黑色的左轮手枪。我移开视线。除了征兵制的训练时，我没机会见到这东西。

“请问，”我始终在观察，不放过对方情绪和动作的变化，这时决定发问，“人家让你做到什么程度？”

“也没说要到什么程度。”男人在一瞬间流露出稚气，“你有没有勇气？”

“勇气在爸妈家……”话没说完，《君之代》再次响起。

手机仍在男人手中，他看了看屏幕，得意起来：“是委托方亲自打来的。”

电话被抵在我的左耳。

“感觉怎样？”打电话的人说。

“我是冤枉的。”

“冤枉指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吧？你又怀疑我有外遇？”

我对打来电话的老婆佳代子说道，叹了一口气。我并不后悔和这样史无前例的女人结婚。有很多事情不结婚是不会知道的，而且她从前很善于隐瞒这一面。她故意隐藏了本性。如果我责怪五年前决定结婚的自己，就太过了。

“只要坦白你的外遇对象，我就放了你。”佳代子轻飘飘地说。

“你误会了。四年前也是这样吧。在马路上把我痛打一顿，可结

果不是完全没事吗？只有我的胳膊骨折而已。”

“当时确实是我想多了。这一次我有自信，你最近回家都晚。”

“我加班。”

“手机一响你就慌了。”

“是工作。”

“我上回看你的来电记录，唯独有一条被删了。”

“是打错的电话。除了说这些，你有其他证据吗？”

“喏。”她笑了。

“喏？”

“一般呢，只有罪犯才会问‘你有证据吗’。”

“难以置信。”我喃喃说着，目不转睛地凝视眼前这个留胡须的野蛮男人。他被雇来整我，目的是问出我的外遇对象。难以置信，对吧？我想征求他的同意。

“你是说你没法相信我？”老婆愤怒的声音刺入耳中，“说这种话，是因为你有外遇了吧。”

“渡边是个爱老婆的人。”和客户用餐的时候，对方这样评价我。

因为几年前去广岛出差的时候，我在居酒屋离席，专程给老婆打电话。

“爱老婆的基本接近妻管严。是吧，渡边？”当时的科长应和道。

“嗯。”我表示同意，因为我真的这么认为。

“原来如此。真正怕老婆的人，肯定甚至不敢承认这一点，所以绝对说不出‘我是妻管严’。就像杀人犯绝对没法说出‘我是杀人犯’。最终只能等着别人指出这一点。”客户已经脸红得厉害，为自己的理论满意地点头。

“也许就是没法自称怕老婆，所以有了爱老婆这个说法。”科长继续说道，“这是一种代称，代称。就像在说，你自己来推测吧。”

“原来如此。”客户说。

“是哦。”我暧昧地说。

科长和客户开始聊起自己如何怕老婆、对老婆陪着小心，又是如何被老婆虐待。他们意气相投地说，我们可是在努力啊。我自然是边听边和颜悦色地添油加醋，心里却想：你们大家还好啦，根本没什么。如果怕老婆的人有职业和业余之分，你们就是业余得不能再业余，业

余当中的业余。

我老婆渡边佳代子，是个神秘莫测的女人。

首先，我不知道她的职业。交往过程中，她说自己是心理治疗师。她解释说，是上门访问的心理治疗师。我也不清楚心理治疗师是不是真有类似风俗店^①的分类，分为上门和驻店。总之她声称：“我应签约客户的传唤去他们家，听他们谈话，所以工作时间不确定，休息也不固定，很辛苦。”

当时虽然觉得是一份不可思议的工作，但我没有生疑。然而婚后不久我便弄清了，她做的并不是那样的工作。

另外我还发现，她以前结过婚。当然是在婚后发现的。只要迁户口，就会从户籍中抹去结婚记录，这一点我也是那时得知的。总之，她至少结过两次婚，就是说，她至少有过两个丈夫。

但她的前夫如今都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

“因为对方有了外遇。”她淡淡地对我说。

有了外遇，为什么就会死去或失踪？我无法理解个中因果关系，但没有进一步发问。

不，说实话，当时的我挺有胆量，还试着多问了一句：“你以前的丈夫们消失了，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结果我差点没命。她以惊人的猛劲伸出双臂，一把揪住我的前襟，掐住我的脖子。她身高一米六八，在女人中算是高的，但并不粗壮，身材苗条。尽管身形纤细，可她太强了。她显然懂得如何有效地攻击对手，但我没法问她是在哪儿学到的这种技巧。我的意识即将飘远，她这才松开我。我倒在地上，呼吸困难，只发出一阵呜咽。

“渡边的太太是个怎样的人？”当客户问起，我难以作答。

^①在日本指提供性服务的店铺。

“其实我和她在街上打过招呼，就一次。真是个美人。”科长彻底醉了。

“呵呵，那真让人羡慕。你们俩同岁吧？”

“同岁。”我想补一句：如果我所知的她的年龄是真的。

“渡边是妻管严。”科长浮现愉悦之色。

于是我也嘿嘿笑道：“瞧您说的。”

他们真是搞不清状况。爱老婆也罢，妻管严也罢，能这样说的都没什么。都是业余的。

说起来，以前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番话。他是我从小学就认识的朋友，过去并不聪明，如今却有了小说家这一貌似了不起的头衔，和我在同一个区工作，笔名叫井坂好太郎^①。此人貌似忠厚，其实虽已有家室，却在女人方面不检点，一入夜就到闹市区和女人搂搂抱抱大肆喧哗。我不太信任他。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告诉我一句话，并声称“这话是某个评论家告诉我的”。而且严格说来，似乎是“某位作家的话”。我听到那句话时方才头一次听闻那位上百年前的作家的名字，总之，这已经是某作家→评论家→作家朋友的引用之引用，仅仅是类似传话游戏的传闻罢了。我朋友说：

“据那位作家说，‘结婚这件事，一是忍，二是耐，三、四空缺，五是忍耐’。”

从他口中听到这句话，我的感想则是：“这都还行嘛。”

要让我来说，结婚这件事，一是忍，二是耐，三、四空缺，五是活下去。我没法和老婆佳代子分手。光是想象一下提出分手会发生什么，我都觉得恐怖。曾和她结婚的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下落不明。我只能设法维系婚姻生活，活下去。

“如果你有外遇，你太太会是怎样的态度？”客户问我。

^①在日语中，“井坂好太郎”和“伊坂幸太郎”发音相同。

我愕然，这问题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假设嘛。但想到是酒席上的社交，我略加思考后回答：“我想，我肯定会被杀掉。”

“真恐怖。”客户和科长笑了。

会在这时发笑，肯定是因为他们确信我的话是玩笑。

“她会自己动手，或者雇个人，整我一顿，问出我的外遇对象，对方肯定也会很惨。”

我继续说道，但他们只是带点破罐子破摔意味地取笑道：“你真是和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结了婚啊。不对，该说结婚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经他们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为什么和佳代子结婚，究竟是被她的什么地方所吸引呢？第一，我喜欢她的外表，这是事实。她是个美女，胸大，腰细，笑起来像少女。此外，也许在我这个总是优柔寡断难下决心的人看来，她的决断力和行动力有种新鲜感。结婚前，我们第一次海外旅行的时候，我丢了护照。护照从若干年前有了全球定位功能，但我那本是更新前的老护照。我惨兮兮地乱作一团，四处打电话。她毫不慌乱，微笑道：“没事。护照丢了，就算捡到的人用来做坏事，你现在和我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也不会消失，不会受损。”后来，有人在机场厕所捡到我的护照。失而复得的时候，她拿过我的护照说：“我帮你保管。”

“嗯？”

“我帮你保管护照。以免你再弄丢了。”

事情挺单纯，但她这种毫不慌张甚至可说是泰然自若的态度和模样，让我觉得很有魅力。那之后，但凡有什么重要物品，我都让她替我保管。我有一次对她说：“样样都让你拿着，不好意思。”她露出宛如无邪少女的微笑：“你可以都让我拿着。”

而此刻，我那位无比靠得住的老婆怀疑我有外遇，我因此被绑在自家公寓的椅子上，被一个陌生男人痛殴。

“我家相当有钱。”面前的胡须男忽然说。挂掉我老婆打来的电话后，他似乎突然和我相熟起来，一边说，一边取出胶带。

“什么意思？”我皱起眉，他把我的胳膊从椅子和胶带之间拔出来。他放我自由了？我刚闪过这念头，右胳膊就被拽到椅子的扶手上。他飞快地用胶带把我的胳膊固定住。

“我老爸是一家名企的高管，住着套好房子，不过，幸福果然不在于是不是有钱。我在学校被欺负得很厉害，但老爸老妈都不关心。我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学坏了，可他们还是不关心。”

“什么意思？”我又问了一遍。他没有回答，在我面前弯腰跪下，拉直我的右手手指。

“学坏的过程中，我多了些惹是生非的同伴，已经没法老老实实地工作。不过呢，在我游手好闲的时候，有朋友让我做这个，说是‘只要收拾人就能赚到钱’。说白了就是拷问或者胁迫人。”

“什么意思？”

“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干这个。老实说，我也有后悔的时候，琢磨着是否还有不一样的活法。每当我在街上或在列车里看到擦肩而过的人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最差劲的，真想和其他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甚至包括那些被我揍的人。我会觉得挨揍的人比我幸福多了。”

我懒得再一次重复刚才的问题。因为在意自己的右手，不知接下来会怎样，我死死地盯着右手，等着对方的反应。

“不过呢……”他说。

“不过？”

“我唯独不想成为你。还好我不是你。”

我难以作答。要说“谢谢”有点怪异，如果回应说“别开玩笑”，也不太对劲。

“你太太真可怕，你这婚结的。”

“她很有名吗？”我有些震惊，又有些莫名的理解。

胡须男耸了耸肩，表情仿佛在说“不好详谈”。接着，他逐一抚过我的手指，就像在果蔬店查看蔬菜似的。

“请问，你这是……”

“这是老一套，不好意思。”他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情，我便也有些愉悦，仿佛换班级后渐渐和同学熟悉起来。然而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愕然。

“我琢磨着先拔指甲。”他说得极其自然，若无其事。

“指甲？”

“抱歉，要全部弄掉。这在拷问方式中是最合适的。疼，而且可怕。不过指甲还会长，算是人道的。”

“这哪里是人道——”

“总之，你太太委托我问出你的外遇对象。”

“我没外遇。”我答道。

“人人都这么说，一开始……”他摩挲我的食指指甲，像是在感受尖圆程度，“只能装傻。”

“没装傻。我是冤枉的。”

“好，食指。”胡须男说着，把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拿出来的钳子模样的东西放在我的指甲前端。

“你！等一下。”我拼命搜寻词句，在脑海里搜寻能说服他的材料。我把记忆一直追溯到小学时代，却没有哪项知识能应对这一状况。学校和教育究竟能帮我什么呢？这时，“他人的疼痛”出现在我眼前。这个词忽然浮现出来，就像在洞窟里擦燃火柴，周遭微微泛起光明。我飞快地喊道：“他人的疼痛……你能想象他人的疼痛吗？想象一下，像这样无法抵抗地被人拔掉指甲的疼痛和恐惧！”

“我随时都在琢磨他人的疼痛。”胡须男干脆地答道，“我折磨过的人，多得我不愿意去数。因为工作。”

“因为工作。”不知为什么我纠结于这句话，鸚鵡学舌地说道。

“没错。虽说是工作，我也不想将错就错，所以我没打算装作不知道对方的疼痛。我随时都在想象。”

“想象什么？”

“想象自己被人以同样方式对待的痛苦。疼痛是身体给大脑的信号，是危险信号，就像警铃。铃声说，烧起来了，身体的什么地方烧起来了。”

“既然如此——”

“警铃嘛，不管它就行了。或者譬如学校的旧警铃，经常会乱响。渐渐地，就算警铃响，也没有人惊慌，都麻痹了。像这样，就算有人会疼，只要我对自己说，是乱响来着，渐渐地就麻痹了。”

“荒谬！”我没听过这种“疼痛论”。

“对了，你看看这个如何？”男人忽然转移话题，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我眯起眼打量，心想是什么呢？那是个可折叠的薄型显示器，上面显示着照片。看到画面，我身上一寒，起了鸡皮疙瘩，呼吸困难。

屏幕上是我公司的文员樱井由佳里一起走在商业街上。两个人都喝了酒，脸色绯红，虽然没有牵手，但彼此贴得很紧。我心想完了，差点咂舌。

“这是你吧？而这位呢，是你的外遇对象。说一下这姑娘的情况。只要说出来，你的指甲就会没事。”

明明不热，我却感到自己在出汗。我张开嘴，舌头仿佛在颤抖，我又把嘴合上。这样他会起疑的。我心生警惕，沉默片刻。觉得自己差不多镇定下来后，我再次翕动嘴唇，咽喉却一颤，我重新闭上嘴。

“你也知道吧，就算不问你，想查这姑娘的情况也容易得很。只是，你太太似乎想从你嘴里问出来。不知该说她是趣味高级呢，还是低级。”

“她想让我自己背叛外遇对象。”